

社会存在是“关系”本体

——解读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的一个新视角

刘卓红, 彭玉峰

(华南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 广州 510631)

摘要: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无本体论以及是何种本体论的问题, 中外学术界一直存有争议。对此, 卢卡奇提出了他的看法。在其晚期《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一书中, 他提出并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是劳动—实践本体论的观点。他通过对劳动形成的主客体关系的阐述, 论证社会存在本体的关系属性, 得出社会存在既不是实体本体也不是意义本体而是“关系”本体的结论。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 卢卡奇; 总体性 “关系”本体 《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 社会存在

中图分类号:B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2)05-0006-05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问题, 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争论。正如衣俊卿教授所说, 这一争论对于我们“最主要的困惑是: 面对两千多年的哲学成果和中国哲学界几十年的探讨争论, 关于本体论问题我们还能说些什么”^{[1] 22}。应当看到, 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以下简称《本体论》) 为开展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 “遵照马克思的思想, 我把本体论设想为哲学本身, 但是是在历史基础之上的哲学”^{[2] 203}。卢卡奇认为, 马克思在哲学史上第一次从人类社会存在的角度探讨本体论问题, 因为“马克思确认, 历史性是一切社会存在的根本范畴, 而一切存在都是社会存在……这是马克思理论的最重要部分”^{[3] 204}。

卢卡奇认为, 讨论社会存在离不开实践, 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 而在实践当中所形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彼此之间的交互影响和作用, 成为马克思论述社会存在的起点。实践具有的“关系”特质, 决定了从一开始主客体关

系就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处于基础地位。在卢卡奇眼里, 社会存在不是实体存在, 而是一种以人的实践为出发点的主客体“关系”的存在。在《本体论》一书中, 卢卡奇通过对劳动概念及其本质的论述, 认为“有理由把劳动看成是每一社会实践, 每一积极的社会行为的模式”^{[4] 50}, 它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主客体关系”^{[5] 52}。这表明, 由实践所产生的社会存在也同样具有关系的属性, 社会存在就是一种“关系”本体。

一、马克思的社会存在概念具有“关系”属性

马克思的学说致力于人类的解放和社会的进步, “马克思从来不谈论与人的生存无关的抽象的精神和自在的物质, 他毕生所关注的是人的生存境遇和人的解放。”^{[6] 22} 因此, 马克思在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时着重把哲学规定为研究社会的理论, 在其哲学研究当中, 始终贯穿着对社会的内在特点及本质的探讨。

社会是什么? 马克思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回答, “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 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7],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8] 56}, 从而确认了以实践为基础、以主体和客体关系作为线索的基本论述思路。我们可以从马克思对社会的规定、对社会存在的认识以及对社会的基础——实践的描述这三个方面, 理解马克思关于社会历史的内在特征的思想。马克思对社会历史的考察正是从关系角度入手, 通过对社会关系的阐述, 得出了对社会历史认识的基本看法。

收稿日期: 2012-01-13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和谐社会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新论域”(2009JJJD720025); 广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和谐理性视阈下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深度研究”

作者简介: 刘卓红(1956—), 女, 浙江玉环人, 副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彭玉峰(1987—), 男, 江西高安人, 博士研究生, 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对社会的规定是马克思展开对社会历史考察的基本出发点。马克思对社会有两个基本规定：第一，社会是人们交互作用、发生密切联系的产品；第二，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社会关系，构成了社会。这两个规定之间具有共同性，都是从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角度加以概括的。在持续不断的生产活动中所构成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是确定社会不同于自然、具有独立和自身完整意义的深刻内涵的根本所在。

对社会的基本规定影响了马克思对社会存在的思考，影响了他对社会存在作本体论意义的思考。“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 and 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56]。也就是说，社会存在的本质在于不同的人在社会生产中结成的相互关系，既包括同物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也包括在生产关系之上所形成的各种社会、政治、思想关系等等。

主客体发生关系需要以实践作为中介，“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56] 实践是形成主客体关系的关键，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把世界中相互对立的事物——人与自然以及社会的主体与客体联系起来，各种现实关系构成了以实践为基础的社会系统结构。

在以上三点论述的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社会存在的关系属性“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80]，也就是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与社会的关系。

人在实践的过程中，能够自觉地利用自然、优化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物质转化，形成实践中最基本的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在哲学史上，理性主义的传统占统治地位的西方哲学过分强调人的自由意志的主导性，对人的自然属性长期忽略或贬低，从而造成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忽视；而“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与其他哲学派别之自然观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不仅承认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性及其对于人类的优先地位，而且从实践出发考察人与自然的联系，从而真正揭示了这种联系的全部奥秘”^[7]。主客体关系首先是实体关系，在实践过程中，人作为主体首先具有物的属性，以自身的物质性为基础，同自然发生物与物的关系，这是一种自然的实存关系，它无疑是社会主客体关系的基础性内容。马克思说“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

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存在，是他对他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8]。实体关系揭示了人作为生物自然的物体和一般自然物之间发生的关系，它可以被看做各种社会关系的基干，是主客体关系的基础，是一切存在的最基本关系。没有这种实体关系，也就不可能有体现社会根本性质的主客体关系、主体关系以及价值关系等各种关系。正如马克思所总结的“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9]

人作为主体，与他人和社会发生的关系被视为人的实践活动的最本质的关系。马克思在谈到实践活动的意义时说“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10]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的实践从根本上说并不是为了满足具体的生存和发展需要，而是为了确证自己是自由的类存在物。在人所创造的对象性的世界中，人是主体，把自然作为客体，而且还把他人、社会作为客体。马克思指出“人对自身的联系只有通过他对他人的联系，才成为对他来说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48-49] 人使实践中的主客体关系在实体关系的基础上，通过自身扬弃的实体关系，实现了同自然界的联系，从而在更广泛、更深刻的层面揭示了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基本特征。

纵观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历程，在不同时期，马克思对各种社会关系的解读是不同的。具体来说，在青年时期，马克思研究的焦点是放在主客体的异化关系上；在思想发展到成熟时期，马克思形成了以在物质生产关系基础上的主客体关系作为主要内容的实践的辩证法；在晚期写作《资本论》时，马克思通过对社会经济发展史的研究，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交换方式掩盖劳动主体之间的社会交往关系并成为社会关系的主导形式的过程，完成了由对社会关系作一般性规定向现实的具体的规定的转向。而卢卡奇正是通过对《资本论》等马克思晚期著作的分析，把社会存在本体论引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卢卡奇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严格的和精确的科学的经济分析，展现了对社会存在的总体性的某种本体论的认识”^[11]。

“哲学本体论作为关于存在之为存在的思索主要是关于人的生存的展开的问题，因此，它并不必然去探寻某种实体性的、决定论意义上的本原

或本体,而完全可以,也完全应该是为人的生存追求和拓展生存的价值和意义。”^{[1] 22}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是后者意义上的本体论。通过对人的实践活动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论述,马克思得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结论,这奠定了卢卡奇社会存在本体论的理论基础。在对马克思的社会理论进行深入研究之后,卢卡奇得出了“从来没有人像马克思那样全面地研究过社会存在本体论”^{[1] 370}的结论。

二、总体性思想从方法论上确立了“关系”本体的存在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起源于卢卡奇等人对中西欧共产主义革命失败原因的反思。卢卡奇认为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关于资本主义会随着经济危机而自然走向崩溃的观点是导致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因为这种观点丢掉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阻碍了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的行动者自我意识的觉醒。鉴于此,卢卡奇重提被第二国际理论家所忽略的总体性范畴,试图通过对总体性的确立来唤醒作为主客体同一体的无产阶级对于自身历史使命的认知。“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归根到底没有什么独立的法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科学等等,而只有一门唯一的、统一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关于社会(作为总体)发展的科学。”^{[1] 80}

对总体性理论的强调和呼吁伴随着卢卡奇的一生。在早期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总体性方法便是卢卡奇论述阶级意识思想的根本方法。在《本体论》一书中总体性思想是卢卡奇研究马克思哲学、回归马克思哲学、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重要内容和方法;而在卢卡奇去世前半年接受的一次采访中,他不厌其烦地谈到总体性理论的重要性,强调“没有一个真正的总体性社会理论和运动,我们便不能摆脱斯大林主义”^{[1] 215},“我认为,在马克思那里,具体的研究经常依靠并产生于总体性理论的”^{[1] 216},表现出他对总体性理论关注的密切程度。因此,对卢卡奇总体性思想的回顾和梳理是研究卢卡奇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关键路径。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总体性的阐释是卢卡奇展开对马克思哲学研究的第一步。卢卡奇从黑格尔处借用了总体性概念并作了革命性变革,使其脱离逻辑过程而进入现实过程,变抽象的总体为具体的总体,把总体性变成现实的范畴,从而与马克思主义相联系。他认为,“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总

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的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1] 79}这一规定明确了把总体性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和内容,承认了总体性原则同马克思阐述社会和历史的革命辩证法的内在联系,初步表达了他对历史发展过程中主客体关系的一般认识。从社会历史的现实出发,卢卡奇规定了总体发生作用的现实领域,提出了总体性就是社会历史过程中的主客体同一,从而确定了主体作为整体主动干预客体整体,进而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认识思路。

必须承认,卢卡奇早期的总体性思想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具有浓厚的德国古典哲学的色彩。晚年他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黑格尔的影响,尝试把“马克思所开始的工作——把黑格尔哲学唯物主义化——在马克思以后也必须继续下去,我已试图在我即将出版的《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的某些部分这样做。”^{[1] 305}在晚期的《本体论》中,总体性原则得到了补充和改造,纠正了其早期强烈的观念论倾向。“与青年时期不同,卢卡奇不再只从主体与客体的辩证法出发来理解存在,而是从马克思的《资本论》出发,从哲学视角重新讨论马克思的哲学—经济学思想,并力图建构出一种系统的社会存在本体论。”^{[1] 4}从现实总体的视角讨论社会存在“关系”本体,总体性被赋予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意义。

晚期卢卡奇对总体性原则的阐述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按照马克思研究哲学的正确路向,即不是就哲学来谈总体性,而是从经济学入手来论证哲学,从而避免了方法论上的抽象性,实现在广泛性、具体性、现实性、动态性的意义上拓展了对总体性的研究。第二,从经济的总体性自身的本质来理解总体性的内涵,总体性首先是存在的形式和规定,现实总体的存在是确定认识总体方法的正确性前提,认识的总体是“现实存在的东西的再现”^{[1] 654}。总体还同时蕴涵着对“任何一种事实,对任何一种关系,对任何一种具有规定性联系的”“所强调的、不断的、内在本体论的批判”^{[1] 654},由此确定了总体性方法与原则的本体论基础。第三,对社会存在本体作总体的解释,纠正了早期把社会作为一个观念本体的缺陷,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通过对“三大存在”的类型及其关系的描述对社会存在的内涵作了全新的规定。第四,实现建立在劳动之上的主客体统一的总体的理论超越。在早期,卢卡奇囿于黑格尔的认识逻辑,满足于在一般哲学意义上对主体和客体相互发生作用作哲学推理和思辨;到晚期,他的思想

发生质的飞跃,把主客体的辩证运动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上,承认劳动在主客体关系中所处的基础地位,即劳动使主客体关系脱离了观念的现实,走向了真实的现实。第五,从劳动的总体出发,重新阐述主客体的统一。在《本体论》中,卢卡奇对主体做出新的概括,他不再把无产阶级当做主客体结合的同一体,而是以历史中劳动的总体阐述主客体的统一,以劳动的目的性设定的本质把握主客体的关系,掌握了马克思论证社会存在的历史辩证法。

运用总体性范畴,卢卡奇再次强调了主客体的统一关系作为整体对部分的优越性。“经济规律和人的能动性的活动是一个统一的总体,这两个方面是互为决定的。把任何一方扩大都是不对的……以上思想基本上仍是马克思的,卢卡奇不过用总体性范畴重新加以解释而已。”^[5]这一重新解释与卢卡奇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关系十分密切。匈牙利学者阿尔马希说道“卢卡奇批判地对待‘本体论’概念。……卢卡奇不是研究‘纯粹的存在’,而是研究社会历史存在的具体阶段以及它们的范畴联系。”^{[6] 48}可以说,卢卡奇对总体性原则的论述以及对劳动在主客体关系中的基础地位的阐述,为他晚年形成社会存在的“关系”本体的思想奠定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

三、卢卡奇论社会存在就是“关系”本体

在总体性方法的指导下,卢卡奇晚期进一步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卢卡奇认为,马克思哲学抛弃了传统哲学先天预设的虚幻的“本体”和“存在”,把研究的目光放在现实生活世界——社会存在。

在《本体论》一书中,卢卡奇提出“要从存在着阐释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从本体论上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7],得出社会存在本体论是劳动—实践本体论的重要观点。另外,他对社会存在进行解读的一个特色,就是把社会存在视为一个“关系”本体。正像阿尔马希所说,卢卡奇的本体论“必须同那种哲学幻想决裂,按照那种哲学幻想,物质是第一性的,关系永远只具有第二位的性质(或者始终执行着次要概念的职能)。在社会和人类实践的结构中特别重要的是阐明关系的本体论地位。”^{[6] 48}卢卡奇论证社会存在的“关系”本体的思路与他劳动的阐述、揭示劳动中的主客体关系的思路基本一致:主客体关系的形成源于劳动,劳动使主客体之间形成对立统一的关系,而主客体的对立统一关系构成了社会存在的根本内容。换言之,社会存在就是主客体关系的存在,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没有主客体之

间的相互关系并发生作用,就不可能有社会存在的产生和发展。

卢卡奇确认社会存在是“关系”本体的思想,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加以把握。

首先,卢卡奇通过完整地阐述劳动中人的意识的产生及其所发生的结果,揭示意识的独立性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指出意识的独立性使人与自然的关系进一步成为一种新的关系即主客体关系。劳动之所以是主客体关系产生的基础,是因为主客体关系是“一个直接的劳动结果的现象”^{[8] 103}。在劳动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主客体之间的距离呈现着明显的差异。在劳动初期,由于主客体之间缺乏对劳动中介的全面认识,两者之间发生的关系以直接性为主。劳动的发展使客体对主体的满足、主体对客体的要求都产生了巨大的飞跃,即出现了直接性和间接性的双重关系,间接性关系日益得到加强。间接性充分体现主体的社会性,体现意识的相对独立性,体现在劳动中主体通过自身目的的设定,形成某一有效的劳动手段并作用于客体对象形成社会的结果,并通过主客体关系更广泛地体现劳动的目的性和手段性相统一。劳动中形成的直接目的性设定和间接目的性设定构成劳动的完整意义,并分别体现出不同程度的主客体关系,相比之下,后者更具有社会性、主体性,体现人的语言和概念对客体的作用和主体发展的关键影响,即促成人的意识的非人性和间接性。语言和概念的出现和发展使意识中的客观世界变成了一个能与客观世界相区分的主观世界,形成了一种观念中的主客体关系。卢卡奇把由劳动产生的语言、概念等非人格化的意识系统及形式作为意识独立并作用于客观世界的依据,作为产生主观世界的关键,进而视为形成现实中主客体关系的中介,这就从本体论的基础上认同意识作为劳动的产物成为社会存在的组成部分,形成主客体关系的客观事实。

其次,卢卡奇论证了劳动的本质是目的性和规律性的统一,由此形成了一系列的自由问题。卢卡奇用系统的观点揭示了必然与自由的关系,通过对必然与自由关系的探讨,进一步说明社会存在本体的关系属性。“自由绝不是与生俱来、自然居有的,也不是‘上界’的恩赐,而是人的活动的产物。自由王国只能在作为其基础的必然王国中繁盛发展,前者对后者的依赖,说明人类的自由完全取决于人类自己的活动。”^[8]劳动形成必然与自由的关系,是卢卡奇提出并详细论证目的论设定这一概念的结果;劳动本体论引出意识目的性设定的存在对客观存在造成的重大影响,这就是“意识的选择的方式决定了它要设定何种目

的,以及怎样把实现目的所需的因果系列变成被设定的因果系列”^[116]。劳动使主体必须面对现实,才能使自然物的客观存在性由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这个过程就是把某种盲目的、自发的、无意义的必然性转变为有意义的必然性,即必然转化为自由的过程。自由的出现标志着人的主体意识的形成并对自然客体发生作用。从横向看,自由的出现揭示了社会与自然界的区别,因为实现自由的过程出现了人的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关系;从纵向看,揭示了社会的发展就是一个从原有的因果过程到被设定的因果过程的递进和转变。对社会主客体关系的深层次认识和把握,形成了卢卡奇对社会存在本体的关系属性认识的特色。

最后,从对异化问题的探讨进一步论证社会存在本体是“关系”本体的结论。异化问题是卢卡奇一生研究的重点,与早期异化思想不同,晚期他对异化的理解有明显的变化:其一,明确异化的本体论特征,规定了异化的本体论“位置”;其二,指出不可能存在着任何作为一般的或者超历史的异化,异化是社会的异化,它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位置和意义表现在无数的关联之中。如何论证关联是异化的具体本质,卢卡奇作了不少的工作,最根本的是,提出劳动概念并明确劳动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异化就是在对象化的劳动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关系,就是表现对象化劳动过程中的各种关系的范畴。卢卡奇首先从劳动发生学意义上区分了物化与异化,指出两者有关联但不能完全等同:物化是在劳动的一般自然规定性上所产生的现象,而异化不仅如此,它还由劳动的社会规定性所决定。劳动的自然规定性可能导致物化,使人在与物发生关系的过程中,物由被动、消极转变成人的主宰;然而劳动的社会规定性才有可能使物化转变为异化,使在社会劳动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成一种独立化、客观化的转向,使个人与个人之间存在不平衡。具体来说,异化是以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历史为主要背景,物化则体现为人类社会劳动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普遍现象,即“异化始终具有社会历史性”^[643]。在区分物化与异化的基础上,卢卡奇还提出“合类性”和“个性”的概念,通过研究劳动的“合类性”和“个性”的关系深化对异化问题的研究。卢卡奇的分析从两个层次着手:一是区分“自在的合类性”和“自为的合类性”。自在的合类性使人类社会产生异化并无法得到根除,只有发展到“自为的合类性”阶段,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异化。二是“合类性”和“个性”的辩证关系。人的个性发展并不会因整个人类的高度发展而呈

同步状态,社会往往表现出人的个性与人类整体发展的不平衡性,整个人类的发展可能导致相反结果,“使人的个性变得扭曲、卑微等等”^[618]。只有明确合类性和个性之间的关系,才能真正使异化问题的研究具体化,进而更全面准确地认识社会现实中的异化问题。

参考文献:

- [1] 衣俊卿. 人之存在与哲学本体论范式 [J]. 江海学刊, 2002, (4).
- [2] 杜章智. 卢卡奇自传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6.
- [3] 卢卡奇. 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 上卷 [M]. 白锡堃, 等, 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3.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6卷上册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7.
-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724.
- [7] 邓坤金, 李国兴. 简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观 [J]. 哲学研究, 2010, (5): 23.
-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卷上册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5.
-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122.
- [10]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0: 58.
- [11] IUKACS. Marx's Basic Ontological Principles [M]. London: London Press, 1978: 68.
- [12] 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 [M]. 杜章智, 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 [13] MARCUS, TARR. Georg Lukacs Theory, Culture and Politics [M]. Ruter: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9.
- [14] 仰海峰. 晚年卢卡奇对社会存在本体论的新探索 [J].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5): 35.
- [15] 张西平. 《社会存在本体论》简述 [J]. 现代哲学, 1990, (1): 58.
- [16] 阿尔马希. 评卢卡奇《社会存在本体论》一书 [J]. 哲学译丛, 1986, (5).
- [17] 孙伟尧. 卢卡奇与马克思 [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168.
- [18] 乔亨利. 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本体论 [J]. 学术月刊, 1990, (5): 11.

责任编辑: 高云涌, 常绍荣